

輝府志四十二

書啟

漢關某留致曹操書

書曰切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則輔主存則歸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之托某以望形立相覓跡求功斬顏良於白馬誅文醜於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留所賜之物盡在府庫封緘伏望台慈垂鑒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書

一

梁江淹上建平王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度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今乃知之伏願王暫停左有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靈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跼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賔備鳴盜淺術之餘預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

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
昭憲身陷幽 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
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
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
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
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
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俘南越之君繫名王
之頸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
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
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
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還接輿之賢行歌
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
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金聖歷
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
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園門
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邱
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

敬因執事以聞

元許衡與竇子聲書

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城一廛與老妻稚子竭力耕粗問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且西去邱壟不遠尤爲快便日夜思此至熟也

元許衡與左相張仲議書

自大名遷居蘓門共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圖爲老計三數年雖所謀未果而慮愈堅於曩時矣

國朝湯斌上孫徵君書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書

三

去冬得侍几杖蒙指誨真切佩服無斃昔豫章見龜山曰不至此幾虛過一生誠哉是言也亦夔來晤得拜手教期望之意慙慙彌篤自顧何人敢不勉勵君山至備詢起居知道履康勝盛暑註易孳孳不倦非仁智合德純一不已者能之乎今精神益健眉壽無疆孔子曰仁者壽於今益信矣亦夔見示格物說真千古定論斌 嘗三復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本亂而未治節下蓋修身爲本之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物格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卽知所先後之知卽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所以明德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修身爲木家國

天下爲末一也此卽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接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覆明德新民止至善而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學入手惟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爲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新民之物也明德新民雖并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民未新卽吾德有未明處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新民必止至善則格物爲聖學徹始徹終工夫可知矣又舉聽訟一事 新民之一端而大畏民志卽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後章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賢心心相印毫髮不爽大學之格物卽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 一而辭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晰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卽至演易擊辭窮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朱子以古本有錯簡爲之改正補傳心良苦

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爲一傳本未格致誠意各爲一傳文義似爲明晰而下手頭緒反不如古本直截歸一此陽明古本之復誠不容已而非有意多事起後人之爭端也格物之說陽明以朱子窮至事物之理爲偏屬知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此與孔曰 約孟曰詳說同義固非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序還兄弟

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可謂真切簡當矣然亦未有不稽之往哲考之經傳遂能處之咸宜者也其或汎覽博觀弊精耗神本性汨沒於汗簡竹冊之中此則不善學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其陷溺泝流窮源不得不歸咎朱子然究其爲說正以救其流弊而非操戈後人不察或詆朱子爲支離或病陽明爲虛寂皆未覩大學之全者也陽明以良知倡天下功信偉矣但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龍谿遂併意知物皆爲無善無惡則覺有刺然不安者孟子因性善二字費無數精神正學始 之以明此正示人以大源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爲天下後世慮者誠遠

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此言本自精而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禪學何異恐後學爲其所誤君子未免歸咎陽明也愚陋之見不知有當否乞直示之家居人事紛擾兼差繁賦急無子弟可託不能時常相從於百泉夏峰之間又學識踈陋不足鼓舞同人振興吾道負諄諄提誨之意實切悚懼韓子新約 歲請台駕過河爲嵩少之遊伊洛之士皆將負笈相從倘如其請真千古盛事也宗傳念菴諸文愚意止存其論學語前後叙次皆可刪去蓋此書原爲明道非選文也如何里中有田生名蘭芳字梁紫習古文辭近復潛心理學久欲摳衣從遊以舌

耕商邱未得如願謹先以姓名達之座右睢陽人物志繁雜已甚失實者多未敢呈覽止摘出數公皆學問事業確然可入中州人物考者寄上商邱劉山蔚名榛好古君子也寄其家傳二冊其意欲人物考附以列女庶閨芳藉以不朽也舍親袁生賦諶字仲方嚮慕高風慨然有立雪之意賦詩四首呈覽觀之亦足見其志矣臨啟不盡瞻依國朝湯斌再上孫徵君書

去歲侍几杖甚蒙策勵別來倏復一載未能端使修候瞻仰函座不勝依依 賦質庸劣年來因敝州苛政駭人聞人心洶洶不能自安旣挽回無術而又不能漠然此

遂爲所動思以魯齋之賢當時河內有苛政惟有避地一法既力不能爲徒累心無益又思孔子畏匡尚不動心何況今日總由見理不明故主心不定杜門靜坐體察天理久之覺一切外事可驚可駭皆屬平常如疾風陰霾不過一時卽至變出不測亦自有道理處置此心遂覺洒然拂逆之來漸漸不至擾亂至若遊行自在獨往獨來斷斷不能每見先生事務繁沓天真湛然因物付物之妙心甚企慕不知何以臻此也今章君攝篆以經術爲吏治中州人心稍安奈不能久借寇君何承諭洛學編前河道邵公亦有字言及某近苦經書訓註太繁論說不一雖反覆翻閱

終無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說平心理會聖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定爲一編五經中易與春秋爲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年工夫不能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書從事洛學但敝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示前君僑曾言及此如有稿本乞發下叅酌庶可早竣事也去歲歸家作五世一堂古詩一篇適高蓋臣至言卽往謁隨託代獻不知曾塵覽否十一兄命作先生像贊先生道德純備非末學所能窺測勉構數言伏求教政天氣漸暑惟節勞怡神爲道保重是望

國朝湯斌創建夏峰徵君祠堂啟

昔仲尼歿而微言絕孟子出而楊墨之道熄其後濂洛關
閩繼洙泗之統金谿姚江開心學之宗聖道賴以彰明燹
倫賴以不墜故得從祀兩廡俎豆千秋至於所生之地所
居之鄉與夫講學遊歷之處後人必爲之建祠設位歲時
習禮有司亦遂載之郡乘列之祀典四方君子讀其書登
其堂慨然想見其爲人低徊留之不忍去於此見天理常
存而人心之不容泯沒也我徵君先師生於容城遷於蘇
門著書明道立教淑人抉性命之秘定理學之準上自公
卿大臣以及儒生隱士近自畿輔河洛以及齊魯晉楚吳
越之間有志斯道者無不負笈從遊見其語默動靜天理
流行發微闡奧透人心髓皆踴躍興起知聖賢之可爲吾
性之具足其功真可遠紹濂洛近比姚江非同山林獨善
無關世道之士也獨是移家夏峰近三十年與偶爾游處
者不同松楸在望祠堂未建後學無所瞻仰實爲闕典今
同門公議卜地庀材定期鳩工用是遍啟羣公共襄盛事
指日楹桷森鮮階序有嚴與邵子洛陽朱子武彞之祠並
耀千古於以報禮先儒章示來學所關匪細肩任師傅固
當努力此舉乃尊師之大端凡在門墻應有同心

跋

國朝孫竒逢跋曹月用先生遺集

之 昉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者也孔顏思孟儒而在下 也治統道統原 容分而爲二自分而二之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尙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爲傳道之人其餘學術純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正閏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劘頗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 帙標曰理學宗傳復慮其遺也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爲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隲而定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跋

九

次第之近得靖修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述解洞徹微密直窺道之本源豈尋常學人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錄萃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遠之學固應列序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蒲四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陳建通紀曰本朝武功首劉意理學肇曹靖修薛文清極稱靖修得元公之學篤信古距邪閑正今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余甚惜之然皎月在 難翳明珠 水

難私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 西秋沔令

有事秋闈視余夏峰予正輯申州人物考以先生理
學之首天弓曰無賢豪地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守土
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八種刻成問弁語於予且述與
叅雲程崔公興學重儒之意此固先生之靈爽有以啟
之河洛之間斯丕變此集之出其有賴乎

國朝劉德新題盧柟讀書處

孔子思狂士而孟子車以琴張牧皮曾皙實之琴不具
論按檀弓載季武子卒曾皙倚其門而歌此豈可以訓乎
而孔子思之何也予嘗其故謂皙蓋以此明其不與
於權奸之黨陰得墮都本意惜其以輕肆出之此所謂不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跋

十

知裁也然孔子又曰斐然成章將無皙亦有文章才多所
著述而經秦火後不可復考耶所幸者得聖人爲之師卒
不至扞文網罹罪罟是則聖人誨之力也曾皙而後予
于漢唐得兩狂士焉一曰禰衡一曰李白二子以文章
名當世而其傲岸不可一世之氣如搥漁陽鼓折魏武以
及辱高力士使脫鞵事比之皙之倚門而歌者不更甚耶
然俱以此得謫斥卒流落以亡其身吁蓋可悲矣乃後之
嗣二子稱狂者予又見於明之盧柟柟文章載蠅蠓
諸書序詩賦堪與國策離騷漢魏相頡頏評者已有定
予獨感於所傳二軼事其遊大學歸也痛哭申考功之

一代養士之不得其人且當獄甫釋手械未脫卽毅然與滑令分庭抗禮其倜儻不羈爲何如耶柘之下獄非其罪祇以睥睨視人遂爲人所中因擠之事而瀕於死蓋其文章與禰李同意氣與禰李同而其被禍患亦與禰李同也若三子者謂非無聖人誨之故至是耶嗟乎狂士之行以中道律誠無足取然其文有可采而其氣爲不可沒此不獨聖人之所思亦聞風者之所共思也濬獄舊有碑書盧柘讀書處歲久而蝕予爲更而表之蓋欲以此圉圉片地爲柘之鸚鵡洲采石江與禰李并傳不朽抑亦傷其不如曾皙之見誨於孔子而以撻斯禍也歟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說

十一

說

宋羅泌太公舟人說

昔之人有負鼎以千世者人見其爲鼎而不知其所以爲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千世而或謂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爲人也博聞而內智蓋亦常事紂矣紂不道去而游於諸侯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際七十餘生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陰謀詭計以千合此旣失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爲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舟

七十二矣其果然耶失太公于文王孟子之說最爲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說而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畋於渭之陽也太公 餌乎竿而蹲於茅王問焉曰子樂漁耶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緡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求魚魚可揭以祿取人人可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則公之爲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俎蓋亦以滋 □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繇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睢以太

公爲漁父厥有繇也鬼谷子云尙三就於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其苟合耶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文王者豈在魚乎雖然 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旣雅知之豈又 □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於是爲之畋且卜耶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于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爲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爲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明邊之靖風俗利敝圖說

封邱古稱封阜距大梁之北西連河雒東接齊魯左

衛前附郡省五十里後境盡復枕京畿嵩行環峙大河經其南亦河陽奧區也唯是世遠地遷青山蕩爲平壑九折洪濤徙倚靡定伊洛瀍澗王屋關陝及黑洋山水一流封實常之河屢決爲患城邑溟漭數月乃止又每歲霖雨數日諸水并滙自西南來滔滔汨汨漂漬民

津以上可

引河水滯灌田禾收皆畝一鍾至梁南北則不可灌淮泗以下可掣縋洩蓄以備燠潦乃朱旺以上則又不可掣封蓋有河之害無河之利如此左三十里曰劉光集爲淄清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說

十三

梁汴通衢右二十里曰荆隆口則兩京畿大道也一名曰金龍口爲南北津要省會澁隘之地稍西則中灤城明初兵渡河之處一望醜鹵無復沃野又稍西則爲于家店古于家渡也今渡口移荆隆口南北使者乘傳至必由之除郡城廩延二縣迎送供具外封邑令遙齎金携饌往從之名曰協濟往返四十里餘患有沛焉須飛騎馳報往來匍匐不及則以是獲罪又近日大人先生避謁衛藩率多徑胙城過封直抵會城及蘭陽去封冲疲蓋非昔比而無驛條鞭額驛站銀千餘兩乃左用列郡封供億不知所出民田南距黃河坍塌北接沙 不種十沃土居四其六則

鹹鹵磽糧多民貧河復累決冲突有全村盡沒者右半存者有一村僅存廬舍而林木一空盡斬爲芻犍者蒲襪力作僅瞻升斗卽富者田連阡陌岑樓相望傾囊不能出百金厥土中下厥民貧而寡蓄婚喪田租動至稱貸 民多情窳靡轉物計督河使者輓芻乘插復無虛日徭役大者在臨德起倉糧倅索金索米騰貴騰賤與夫牛頭種大馬戶等項調劑維艱吏滑民醇書筭地課愆憑侵詭多端又河地時有灘淤而質誤歲無登減罷邑當此積弊非大爲刷剔倍加撫恤不可往上之人屢移他郡之差以及此邑復添額外之賦以益他郡詎知封民毛膚雖存命脉實枯

有大不堪者哉封城無巨產市無千貲至倉廩殊匱舊縣東棄荒地若干頃前撫院曾公捐鍰令有司鬻牛耕種行未責實 而復寢今若畧倣曩昔設官佃戶田之驅市民遊食者盡力南畝給以牛種歲收僅入其稅之半其牛卽以與之後弗起科得粟可無筭足實倉廩又革去斗級令邑人殷富者充之除輸貯正數外隨其豐歉俾自得出入數歲量增其粟登記入簿倉吏一人監之以防侵牟則倉役免賠朽爛而粟亦歲增可備荒歉凡此皆民牧事而非請決則亦不能行至種馬歷年旣久類入條鞭一體例派無跡今斷宜復還彼處不然封靡澤藪芻牧駒馬復豈堪

宜另擇如古汧渭可孳牧處寄養蓋封邑別無所出唯是堅城重堤足避 革蔽梁衛捍河患乃兵防則又全無可恃今議依司馬 明初視地稍制民兵計地上中下三等約用其家三人或二或一春夏業農秋冬治旅所謂兵隱於農吾民卽吾兵也外是縉紳仕宦守禮恂恂儉質一如寒素士風端愿負氣徑直任拙守貞氣習不變於古恥爲纖鬻力田自給苦於治生或涉遊隋近稍有潛心下帷延師講學此亦窮而將變時也若夫邇來宮室之漸侈也女妝之漸富溢也讌饌之漸豐也屠肆之漸煩夥也婚葬之漸崇繁靡也則省會之漸流在司風化者折中而揀其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說

十五

敝又獄袴之未盡減也吏役舞文之未盡戢也孤寡流移之未盡安也與夫興賢育材表閭旌節之未盡舉也俟履任週歲次第而究其成倅因明問俯詢謹繪圖條畧數端具覽外俟詢訪備悉民情土俗再報

國朝馬光裕衛河圖說

衛河發源輝縣蘇門山下搯万泉泉通百道故名百泉詩曰毖彼泉水又曰泉源在左卽此其泉湧自山麓石竇及平地仰噴纍纍如貫珠滙爲巨陂澗渟數百畝乘春初農隙督闡夫增修堤岸淘去沙石蓋澄其泉也由是雙流東一橋如束名曰雙 橋又名曰馬家橋過橋復分兩股

南股經仁字閘北股經義字閘至大橋合流卽善明橋也
南爲禮字閘又南智字閘又南信字閘五閘視啟閉爲瀦
洩通漕灌田朝與野咸利賴焉非時盜決者有禁迤前爲
雲門橋輝米登舟於茲焉始水勢屈曲至合河鎮凡三十
里此衛水受小丹處也稍紆而東逕流新鄉縣北門民樂
橋歷河透曲里二村落凡六十五里昔人建議挽沁入衛
以殺黃河之勢識者謂沁水猛漲衛水淺狹大小之勢不
敵則淹沒之害難免其患不專在新鄉衛輝而貽患於漕
矣此說之難行者也東流經賀生屯瀕衛輝府西門有德
勝橋焉流至西馬頭村歷盧家板橋過淇門雙鵝頭凡一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說

十六

百四十五里淇水西來入之嚮東北流逕新鎮石羊李家
道口柴家灣出滑縣地界由八里井周口村環大伾浮邱
山前週濬之西門雲溪橋出童山白寺善化諸山河岸分
東西東濬縣西湯陰也由屯子馬頭北泥灘口至五陵固
凡一百七十五里又延袤北流逕韓西口草坡村竇公集
入內黃縣界歷焦家莊潭頭口至固城靶凡一百四十里
直趨運陽寺楚王集至甘家莊又衛水受洹水處也北至
張兒莊凡一百二十五里至此丹淇洹三水皆入衛水衛
水始專爲一以通漕矣又東北流颿櫓相望逕大名縣南
寺南村由曹家堤逕家堤繞元城縣南抵龍王廟賈家道

口凡九十六里順流而下自趙家站注范家灣趨岔道店穿小灘鎮而鎮爲聚米之所中州漕糧十三萬有奇自此開幫北行則小灘一都會也歷橫堤村草廟善樂營凡七十三里過此入山東界由遷堤及稱鈎灣南館陶黃花臺舖東帶館陶縣至尖塚舖流入臨清外城南水口而各開分支矣汶水從東南來與衛水合其間善人橋小閘天橋問津橋由工部東橋入北水口若磚閘鈔關橋板閘由工部西橋入北水口而衛河分理止於此南北數百萬漕粟從此達天津抵通州飛輓 帝京所關軍 國甚鉅理河者不憚胼胝日汲汲惟疏濬是務若藉口涓滴不足助高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說

十七

深而以委頓溺職謂簡書何竊懼三禩所不免矣

引

元王惲汲郡圖志引

客有過僕而問曰子之經求衛事纂集所嚮欲何爲哉僕應之曰述先君之志也昔先君無恙時嘗訓某曰衛有圖志舊矣北渡以來百訪之不一見惲世郡人也生於斯長於斯宦學於斯聚族於斯由宋金而皇朝百有五十餘祀不謂之遺俗可乎得天中桑土之野北通燕趙南走京洛大行峙其西大河經其南河山之間盤盤焉一都會也及論其郡國之本末輿地之因革牧守政教之賢否土產

俗之醇漓山澤利益之隱顯人物古今之盛衰則藐然不知責將誰歸至如淇水名川也而指爲李河銅關近防也而曰壁列門羌公顯號也而曰康叔塚殷溪明表也而稱太公泉共城伯國也而曰殷天子城趙越太守也而曰越王墓淇口會亭也而曰衛新臺岡名博望而祀張騫山號仙翁而歸葛氏眎獲嘉而曰故城以頓坊而作頓邱枋裏而爲枋頭而又汲水湮而無聞金堤蕩而失據其甚則白圭訛而爲鷄黑麓謬而爲鹿迷惑忘返以至於斯可勝嘆哉是皆吾平昔欲正之而不忘者也吾老矣終當畢此一事付之青箱無幾先君捐館雅志罔就嗚呼痛哉中統建

元之三年予自堂吏來歸閑中紬繹經史得先人所藏遺書淚灑行間慨嘆久之曰精爽不昧有繼志述事庶少慰爾於是聚書一室研精致思蟬蠹羣言外則訪諸耆宿雜採傳記碑刻復爲按行屬邑以覈其所得噫汲雄望也自康叔迄今幾二千餘歲其幽光潛德靈蹤盛蹟隨陵谷起滅不可殫紀徵文獻則墜簡已亡懷舊俗則高年無幾瞻言邱壟旌紀寂寥不肖何人能發越其間哉然先子遺教不可墜也良史所載傳信後也故特取其人物政教風關於治亂爲後世之法者群分而類聚之復著辨論等若干卷題之曰汲郡誌曰郡者何包上下而言也書成因

自笑曰諺有之家蓄敝帚享之千金其不肖之謂歟然非
敢示諸作者庶幾來者志存肯構其治梓作室以是爲樸
斲垣墉之始丹雘墜茨之本可乎客唯而退時至元丙寅
秋九月重陽引

考

國朝孫奇逢太極書院考

余移家共城嘗往來百泉書院蘓門一片地爲古昔諸君
子所徘徊臨眺稱地靈人傑者始於晉大于宋而盛於元
晉之有公和居士窟嘯聲出林谷答稽康數語兄道甚明
考其生平亦高踏仙隱之流耳宋之 也受易於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考

十九

共城令李公之才安樂窩蓋不

地所稱內聖外

王之學者也至元則可謂

律晉卿嗜邵學來

居於此若姚雪齋許魯齋 仁甫竇肥卿諸公開有元一

代之運綱維世道羽翼聖教人皆知尊而信之矣考百泉

志中明成化間河南提學使 公伯通創百泉書院宏治

間提學車公璽又建思賢亭以祀孫邵姚許竇諸公獨不

及仁甫萬歷間邑令聶公良杞修百泉志竟并遺其姓名

噫仁甫之懿行表著竟泯滅而無傳者豈文獻之不足耶

抑尙論者之疎畧耶元史暨函史載江漢先生趙仁甫復

甚詳又魯齋年譜中載姚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

趙仁甫魯齋卽詣蘓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遂手抄以還聚學者謂之曰吾今始知問學之序矣按本傳載元兵南下德安時姚文獻樞以行臺郎從軍得趙仁甫執手定交携與俱北是時洛閩學未行於中國仁甫乃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錄出之以傳樞於蘓門山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請仁甫講授其中乃原羲農堯舜所爲繼天立極孔子孟軻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

之力也嗚呼江漢之學不獨有造於姚許而開北方之草昧由是劉因郝經楊奐皆得其書而尊信之且先生終其身不得榮以祿是先生潔一身之進退者爲猶小而振一代之學術者則更大也今諸先正雍雍濟濟皆得享豆於一堂而令先生滅沒於寒石冷草九原可作不獨嘆共學之失朋而并迷淵源之所自後學者豈可視前人之疎畧而任其缺漏與有志於風教者其將有考於斯

國朝孫奇逢兩文正考

兩文正者耶津晉卿與許平仲也二公前後居蘓門仕元功最大史載其詳姚文獻樞與其姪燧子煒居輝以化民

成俗子孫世爲輝人故有專祠晉卿之遺跡雖梅溪之名
尙在而無片椽以寄其憑吊平仲僅止有思親亭碑石在
關壯繆祠中碑云亭在晉卿祠東隅今兩祠俱無所存者
此一碣耳抑知兩文正之在蘓門固非尋常可擬也崔
子銑之言曰元有三儒許平仲之興學耶律晉卿之諫殺
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夫學不興則民變亂矣殺不止
則民命戕矣視化民成俗於一鄉一隅者其功德當更何
如三儒者所稱一代之人傑終元百餘載而有其三百泉
一片地遂獲其二百泉亦幸矣哉靜修嘗有言怪得西山
無爽氣只因少我一茅廬則賢人於山水如人之有骨山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考

二十一

水於賢人如人之有眼眼與骨豈有待於人乎

國朝蘇於洛姜太公廟墓考

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史記遂以爲東海上人夫
因避紂而居東海則非東海人明矣劉向說苑云太公行
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路史云衛有棘
津有太公賣漿台水經云汲故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太
公故居也舊志云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流十餘里伏流入
地在太公廟東與水經相符漢帝時涿郡崔瑗爲汲令刻
石紀之晉武帝太康十年范陽盧無忌鐫石勒表北魏武
定八年汲郡太守穆子容構宮鐫石今漢碑雖不可考而

晉魏碑文具存皆足以信今傳後宋羅泌太公舟人說亦以爲河內汲人也上下千餘年罔有異辭至元秋澗王氏始疑爲附會而以西安有太公墓爲據且以太公泉爲殷溪有句云縈紆一水蟠深澗野叟何知說太公壇下古碑堪晤語大書深刻太康中蓋疑之也按檀弓記云太公封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則西安有墓古有明文殊無足異史傳所載聖賢里居皆從生而不從葬朝歌故趾或淇或汲不能深考要其爲衛郡無疑也漢晉最爲近古刻石表道先後如出一口王氏獨以墓在西安辨其非已屬好異之過郡志從而載之亦未之深考耳至以太公泉爲殷溪亦止見於秋澗汲郡圖志引他無明據不若水經之信而有徵也余偶閱郡志於秋澗之說竊有異焉因書之以質當世好學深思者

序

國朝李中節附郭考序

衛源附郭考者何所以考吾汲邑也衛之屬邑六而汲居首外五邑皆有志而汲獨缺焉豈附郭統於郡而遂不必有志歟竊觀中州通志較之一統志加詳矣衛輝總志較中州志則文詳矣是邑志之詳於郡志大概可知夫外邑有志皆得詳載舊蹟 統於郡 從略焉豈通論乎乃汲從來無志者其故何哉 典史等無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考

二十二

於史才者或曰地瘠民貧力不及爲也予曰否否揆厥田來良以無所徵信故無志也予因是旁搜博採訪羅舊聞而爲之著考焉然不直爲志而第曰考者何也蓋志統於官而非余所得專志依於考而體則有別志有去取勞在

國史慮其失於濫考貴徵收勞在力其紀述同

於遺予緣此不修志而第著考以俟夫後之君子亦以志之任重非儒生寡昧所可承襲者姑以考名焉昔保定新安亦無志萬歷間劉景澤先生著新安考多方搜求邑事燦列後之修志者因之用力少而成功易未必非一助也今汲邑考余宗景澤遺法亦竊比老彭之意云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序

二十三

爾徃見修邑志時必奉委牒刻期從事須才擅三長廣集衆益庶無餘憾苟或未然鮮不挂漏貽譏今余旣無所奉委又非限以歲月頗得從容優裕信手任錄良爲快事惟以才學舛鄙是懼耳自乙卯臘朔以來日與及門諸子徵收廣覽山川之碑記壇廟之遺文舊家之誥勅先遠之著作罔不詳訂卽隻字單文如獲珍寶悉置諸秘笈中用佐採摘今已數易其稿將告成書有疑之者曰以邑考而載郡事似非體裁失之贅宜削焉予曰誠然慮之久矣外邑之志直紀本邑故實若附郭則又不同蓋添郡事則嫌類府志不載郡事則郡志從畧而邑考又削之將使郡之官

郡之事無一詳紀者况顓頊之帝邱康叔之建國以及諸封爵之殷繁俱不得而詳紀矣可乎哉可乎哉夫既曰考當統錄之俟作志者臨時商確酌而用焉以求合於例或取或不取可也概削之所不忍矣且予觀帝京景物一書風土人物鉅細畢登書成不名汲考而名衛源景物考亦無不可或者曰易不云乎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昔有康對山其人乃有武功之志子未繫籍聖賢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率臆妄紀微論不及武功之萬一卽較外五邑志亦殊霄壤其疇信之而疇服之耶况家徒四壁能壽厥梨棗乎予曰謀大任重若修志者是也茲考不過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序

二十四

傳其故實而已辭之工拙非所計也人之信否非所問也設有作志者起當亦不以余言爲河漢矣卽不得其人而用以傳家可使子孫知文獻用以訓徒可使門人知典型何一非快心適志者而必以災梨爲幸乎聞者頤解於是門人同心鼓舞合志校搜書遂獲完凡若干卷大約以敬天勤民爲言以起弊扶衰爲望悉折衷於道而後止俾覽是書者憫衝疲恤疾苦告諸當事達諸 廟堂起枯骨而肉之救元氣於未衰則汲民幸甚吾儕幸甚此予作考之意也夫是爲敘

國朝孫竒逢李母貞節冊序

余幼讀史見古人忠孝節義事仰企徘徊恨不得親見其人因思古人雖往而忠孝節義之心不與之俱往也故於凡所聞凡所見有關於綱常名教者寒微較貴顯更多巾幗視鬚眉尤苦輒筆記之久而成帙若饑渴之於飲食焉李生中節從余遊恂恂無違禮人稱其爲節孝之後旣讀貞節冊其祖母王氏府志載其甘貧守節四十餘年其相夫子也相敬如賓而贊其善助其德成良人爲君子之儒其教子也訓誥諄切有畫荻和熊之風而居孀矢志愈貧愈堅真所稱有禮而賢者也慎一君終身不忘母之苦節雖不能奮身青雲以致顯揚而勤慎小心到處獲上竟得

旌節以報母氏之劬勞此其心更苦矣夫官吏士民總之皆人子也能盡事親之道皆謂之孝不能盡事親之道皆謂之逆語云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家有孝子悌弟便是家道之□也世之治亂家之盛衰雖曰有定數然一視人事之得失如何人事常得則氣數常盛人事旣失則氣數斯衰人事之得失有延促斯氣數之盛衰有長短李生節孝之後其家當興但時時無忘祖母之節時時無忘父終身勤慎以成母之節則法言矩行終日乾乾夕惕若守其身爲聖賢之身則祖母已旌之節益彰父所旌之孝亦著矣生其勉

弁數言於其首以俟採風者

國朝衛旣 暢 兆德政序

予嘗讀史觀古賢 潔自守爲民 利滌弊立德立功者每求之三晉 無其人焉非無其人也大抵務虛文者多而實念愛民者寡也其實念愛民者余將於稷令暢公得之公自丙子冬蒞茲土值荒歉之餘民不事其業而頑梗難化公爲捍強抑暴啟愚蒙憫疾苦不一年各安堵如故藉非賢牧烏能若是乎然不知公一日之政可爲百世之箴何也稷邑舊有陋規凡新官到任與省旋日里民有迎風酒筵年終有填宅費旗幟案衣運新等項悉爲裁去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序

二十六

又花戶地丁錢糧俱令自封投櫃不得包攬而農桑驛站里馬等項舊各有攤派亦裁去又里長行戶聽門上司往來供給及朔望行 棹椅壇條領取新歷脚費科歲兩考心紅紙張茶葉等項合費千餘金亦悉裁去噫嘻夫小民之膏血幾何正項錢糧而外向復罹此百出之科條詎不有勉強脩辦挫骨難堪者乎不有支應不暇典男鬻女者乎爲民牧者非不知之蓋忍而爲之耳惡得謂之民父母哉公以從來所不能去之弊一一裁革且復申聞上憲請爲勒石永遵是公之實念愛民而孜孜然慮其後來復蹈輒亦似以一邑之弊爲可去而通省之弊未嘗不可去

也其所以爲 詳請者又公之實念愛民將不在一邑並欲
三晉之民咸食其福三晉之員咸效其行故也各上司嘉其
實心砥礪命墓碑報查以垂永遠是公之仁心仁政莫大
于此矣莫久于此矣稷之人戴公之德欲爲所以頌公者
乞言于余余忝在鄰治稔知公之事狀也故樂爲之序
國朝陳璋孟節婦魏氏詩序

蓋聞激濁揚芬聖賢一致闡微表異今古同情是以過秦
壘而懷寡婦之清撫越碑而頌少娥之孝非傳彤管孰勵
閨貞孟母魏太君者衛水名門淇泉望族甫離襁褓而萱
草失零未咏笄珈而椿枝並折鹿車初挽遂來家督之稱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序

二十七

鴻案相莊夙擅女宗之號方期懽偕伉儷簫鳳和鳴詎意
運際難危鏡鸞罷舞當緱嶺登天之日正石麟墮地之秋
堂上孀姑幾如槁木懷中幼子未識椽釘爾乃操井臼以
奉衰嫜脫簪珥以撫弱息公父文伯之母克懋坤儀南宮
敬叔之妻式彰閭範恩能逮下儉以持家母更兼師存一
綫於未亡之歲婦且代子哺老姑以待盡之年此誠壺內名
賢閨中鐵漢也余忝邑宰夙聆芳徽曩者婉變紅顏已老
松筠之色今茲蒙茸白髮猶含荳蔻之香幸獲同心共爲
擊節松貞柏操經藻筆而常新雪句雲章照冰心而兢爽
傳之篇什堪爲藝苑佳談壽諸 永作鄘城故事題以

節孝誰曰不宜贈厥詩詞豈爲過舉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二

序

二十八